



女政委

苏联文学译丛



重庆出版社

女政委

作者：〔苏〕~~丹·赫拉宁~~ 著

译者：~~俞启骧~~ 王醒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周定国

封面设计：张智强

女 政 委

俞君骧 王 醒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75 插页：2 字数：64千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

书号：10114·205

定价：0.50元

前 言

连 铁

达尼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格拉宁(原姓盖尔曼)是当代苏联著名作家,1919年出生在沃伦省(现库尔斯克州)一个偏僻山村的护林员家庭。中学时代就酷爱文学,阅读过大量列·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杰克·伦敦等大作家、大诗人的作品。1940年从列宁格勒工学院电机系毕业后,进基洛夫工厂任工程师。194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卫国战争时期,他随基洛夫工厂后备师投入保卫列宁格勒的艰苦战役,而后就一直随军打到东普鲁士。战争锻炼了他,使他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重型坦克连的连长,并得过两枚战斗勋章。后来,他在回忆这段生活时写道:“战争,围困,保卫列宁格勒——这便是我这一代人的传记中的主要篇章。”

卫国战争结束后,格拉宁重返科技战线,担任列宁格勒电力供应网的管理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使他有充分的机会接触苏联工程技术界的各

种人物，熟悉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情操，从而为日后的科技题材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原始素材。1949年，他在《星》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說《第二方案》。在这篇小說中，作者通过某研究所的研究生萨维茨基在科学研究中所经历的一场尖锐的道德冲突，赞美了那种实事求是，维护科学的利益，决不用他人的成果沽名钓誉的精神。这种探索科技道德的主题思想在后来他创作的大量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又得到了深入和发挥，并受到文艺界的重视与好评。1954年，他的长篇小说《探索者》问世。小说比较敏锐地反映了科技领域中革新与保守的尖锐冲突，塑造了富有创造激情和斗争意志的青年科学工作者的生动形象，在苏联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使格拉宁一举成名。七十年代，格拉宁的创作，在题材、体裁、风格上更趋成熟和丰富多采；有揭露科技界道德蜕化、精神空虚的中篇小说《总应该有谁》（1970）、《异城之雨》（1973）、《同名者》（1975），也有描写科学家献身精神和道德信念的纪实小说《奇特的一生》（1974）。这部小说译成中文出版后，在我国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此外，还有电影剧本《目标的选择》（1972、与И·塔兰金合著）等。近作有长篇小说《一幅画》（1980）和中篇小说《痕迹犹存》（1984）。

关于战争题材作品的创作，格拉宁是在六十年代后期开始的。1967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小喷泉旁的房子》，通过作者重访亡友故居，抒发了对在战争中牺牲的一位青年科学家的哀思之情。1968年他又发表了中篇小说《我们的营长》。按照格拉宁自己的说法，这篇小说“再现了那位并非虚构的主人公——营长，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思想成熟、能够批判地评价自己的战斗青春的人物”，因为这位营长在二十年后回忆当年损失惨重的一次战役时，承认指挥有误，并深感内疚。这说明，格拉宁创作战争题材的小说，和创作科技题材的作品一样，是想通过深入思考各种人物在生活道路上的关键时刻的表现，来揭示当代人在精神道德上的探索 and 追求，以便确立符合时代要求的道德原则。纪实中篇小说《女政委》（原名《克拉芙吉娅·维洛尔》）可以说是格拉宁这种创作思想的又一次成功的实践。

《女政委》最初发表在1976年《星》杂志第六期，并于1978年获得全苏国家文学奖金。这部小说，无论是在作家本人的创作中，还是在苏联当代战争题材文学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苏联评论界认为：“这是一篇关于苏联爱国者的英勇气概和英雄主义的震撼人心的故事。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女政委的形象首次在文学中得到充分的刻画。”

前面我们说过，作家本人就经历过战争年代的各种磨难，理解战争时期各种人物的心境是不难的，这使他具备了写好这部作品的坚实的基础。而后，当他和克拉芙吉娅·维洛尔本人亲自谈过话，并阅读了大量有关这位女政委的各种文献材料之后，就更使他迸发了“写共产党员，写共产党员的党的良心在战争中意味着什么”的强烈的创作激情。格拉宁正是以饱蘸激情之笔来叙述这个真实的故事的。小说中，这个不同凡响的妇女在战争中所遭遇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无论是带领士兵与敌人浴血奋战，还是遭受法西斯匪徒的严刑拷打、凌辱作贱；无论是她视死如归，怒斥叛徒和一切懦弱行为，还是她历尽劫难仍不忘女政委的责任，时刻鼓舞人民增强斗争和胜利的信念，都是有据可查的。真实是这部小说的生命。这虽然与它是一部纪实性的小说有关，但它以真实感人肺腑，给人力量，仍不失为它的特色。格拉宁在创作中，是力争真实的。他说过，“对我本人来说，描写的准备性、具体性是必不可少的。”还说：“我写这部中篇小说就象人们写自传一样，叙述克拉芙吉娅·维洛尔的命运力求最大限度地严格、朴实、客观，避免任何艺术夸张。”而小说也确实不事堆砌、朴素无华，但又于朴素中见清新，于平淡中寓深情，使客观的描写与作者

富有哲理意味的抒情议论浑然一体。这大概正是格拉宁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追求。

那么，格拉宁用这种真实的风格写成的这部中篇小说，要启迪人们明白一些什么样的道理呢？他自己说，剖析克拉芙吉娅·维洛尔这个人物的命运，“有一点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就是透过她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人们的命运，这些人也经历了被俘的悲剧，但即使在那种非人的惨境中仍然保持了自己的人格，表现了英雄主义”。是的，克拉芙吉娅·维洛尔艰难曲折的生活道路，对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来说，是有代表性的，而作者也正是抓住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反映了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和考验，他们所表现的高度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赞颂了苏联妇女的坚强性格和美好的心灵。另外，克拉芙吉娅·维洛尔是在十月革命的烈火中诞生的一代人，她从小受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经历过二、三十年代革命战争的锻炼，她身上所焕发出来的优秀品质，是和十月革命的传统分不开的。而格拉宁也承认，“在老一辈人身上确有一种令人惊叹的纯正的品质和不知动摇的坚定信念”。所以，他写克拉芙吉娅·维洛尔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要求年轻的一代人，从老一辈身上学到“坚毅不屈的精神和英勇无畏的气概”，不

忘十月革命的优秀传统。在我看来，作家的这些意图，在小说中都得到了比较完满的体现。亲爱的读者，当你读完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想，你一定也会得出与我一致的结论。

1984. 12. 9. 夜。

1942年4月，克拉芙吉娅·杰尼索夫娜·维洛尔如愿以偿，参了军。她原是市委的一个宣传员，所以被分配到政工干部训练班学习。训练班结束后，上级授予她政治指导员的军衔。领章上三个豆，袖子上一颗红星。她被派到克拉斯诺达尔，在那里的文尼察步兵学校讲授社会经济课程。

她喜欢教学，也擅长教学；尽管在这所军校里她是唯一的妇女，但这里终归是一所学校，学员也和一般男孩子相差无几，只不过年龄稍微大些。

她穿起军装来很适合。她喜爱严整的队列、准确的动作、立正时皮靴后跟的咔嚓声、简短的口令……她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要求很严。她不仅是教员，而且是指挥员。第一堂课上，她就给学员讲解了维洛尔这古怪姓氏的来龙去脉。维洛尔的意思是：革命的组织者符

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①。结婚时，她不愿改用丈夫那个索然无味的姓，可丈夫也不同意她继续沿用娘家布里姆这个姓。丈夫自然希望他俩和孩子们都用一个姓。于是她便想出了这个响亮动听的姓——维洛尔。要知道，那是二十年代末期的事，当时人们都愿意把自己的姓，把孩子的名字同革命、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

1942年6月中旬，西南方面的德军开始准备进攻，军校全体人员奉命紧急开赴前线。

克拉娃^②·维洛尔被任命为二营五连的政治指导员，和学员一起出发了。为了保卫通向斯大林格勒的要冲，她一连打了两个月的仗。她外出侦察、射击投弹，和她那些如今已是战士的学员一起挖战壕、架电线——总之，凡是从列宁格勒沼泽地到高加索山区的各条战线上战士和连排长做的事，她样样都做。只有一点与众不同：她是一个妇女。战争年代我见过女狙击兵、女机枪手、女通信兵，当然也见过女卫生员。女飞行员，甚至女坦克兵，也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但是女指导员我却从未碰到过。这情况之所以显得特殊，固然由于前线生活对一个妇女来说无疑有很大困

① 维洛尔原文为 Вилор，是由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 (Организатор Революции (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革命的组织者)五个俄文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

② 克拉娃是克拉芙吉娅的爱称。

难，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后来发生的一切——一连串难以置信的事件、遭遇、磨难和浮沉，而所有这一切又无一不是由她担任的军事职务和她的军衔所招致的。

两个月的战斗生活把个指导员克拉娃·维洛尔锻炼成了经验丰富的战士。这六十多天里有成千上万的枪丸弹片从她身旁呼啸飞过。她周围所有的土地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说不清有多少次她亲自扣动扳机，拔出手榴弹的保险环，卧倒在地，匍匐前进，装填子弹。

“……早晨，坦克开了上来，无数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我对大家喊：‘不要怕！扔手榴弹！’就在这时我们得到卡秋莎火箭炮的支援。同志们士气大振。我高喊一声：‘前进！’大家跟着我冲了上去……在战斗总结会上，团长表扬了我。”

我一面听克拉芙吉娅·杰尼索夫娜讲述，一面尽量设想：假如我们的团政委不是卡普拉洛夫，不是麦德维杰夫，也不是萨沙·叶尔莫拉耶夫或萨沙·米哈依洛夫，而是一个女政委呢？想到这些，顿觉委实可笑。我实难想象，和我们一起趴在菜园里胡萝卜地上狙击德国摩托兵的不是魁梧强壮的萨沙·叶尔莫拉耶夫，而是一个妇女。很难设想，把我们从酣睡中叫醒，塞进他已经发动好的坦克，随即自己坐在炮塔顶上驶往出发阵

地，一路上还不住把身子探进舱口来逗趣的不是麦德维杰夫，而是一个妇女。

可是，如果取而代之的确实是一个妇女呢？……说来说去，文学家的技巧，甚至文学家的天才，就在于他能想象出“如果是……”，在于他能看到他并未看见的、难以置信的东西。于是我强迫自己，勉为其难……但仍然不行。所以我就想尽量多了解些这位妇女的不寻常的遭遇。

“……连长受伤后，我奉命把八十人的连队带到普里伏尔加斯克国营农场。”

即使现在，她依然风姿绰约，还是那样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她身上看不出年岁递增的痕迹。她属于这样一种妇女，这种人不管岁数多大都不会成为老太婆。不错，她已年逾花甲，但并不显老，更不象个老太婆。1942年她三十五岁。从保存下来的寥寥几张照片上看来，她当时风华正茂，也是一个标致女人。头发按照当时流行的样式剪得短短的，圆脸庞端端正正，一双大眼睛晶亮晶亮，嘴唇丰润，但嘴角上却显出一股倔强劲儿。在她微眯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动人的、纯女性的神情，暗示着她有权驾驭家庭生活、应付复杂局面、要求人们辨别并理解当前形势。特别优美的是她那体形。甚至那套不大合身的军装也未能损坏她的体形，更确切些说，是未能遮住她体形的

优美。

“……有一次，给我们送来一批受惩戒的军人。我出去接收他们。他们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指导员。’他们又是吹口哨，又是嚷嚷：‘嘿，嘿，老娘儿们当政委！’我站在那儿，望着他们。这些人经过长途行军，又累又脏，没好气。可这是一群男子汉，地地道道的男子汉，和他们说话就得拿出和男子汉说话的样儿。我问他们：‘你们饿了吧？’登时一切都变了样。我照料他们吃饱饭，又给他们弄来些烟草……”

在女人所特有的这种母性中，体现了她莫大的长处，甚至是她莫大的优越性。

从8月初团队不断遭到空袭。飞机吼叫着向战壕俯冲，狂轰乱炸。从早到晚喷射着火焰的战车一直沿着前线滚动。空中机声轰鸣，弹片横飞，实无藏身之处。

学员们一直坚守阵地，斜歪着咬出血的嘴唇冷笑不已。在这个妇女的睽睽注视之下，他们极力表现得象骠骑兵一样勇敢无畏。纯粹是男子的自尊心支撑着那些胆小畏怯的战士。她身先士卒，使战士们不能不坚持下去。她跟战士一起挖堑壕，他们就不能发牢骚了；而当她，一个女人，发动战士去冲锋的时候，他们更是感到万分惭愧。不管怎么说，战争毕竟应该是男人干的事，战士也

应该是男的。她读过俄国的一本古书，记得有这样一些佳句：“一个真正的军人应具备的素质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光明磊落、斗志昂扬、精忠报国，对自己的力量、对长官和自己的战斗集体，始终坚信不渝。”这些话她过去曾亲自给学员讲过。现在她好象正在激起战士们身上的这种精神。

但是，也不能把弦儿绷得过紧。

必须随时注意分寸，才不致伤害男子汉的自尊心。

据斯大林格勒战役史记载：“8月21日，敌军经过强大的空袭和炮火准备，迫使我军近卫军第十五步兵师的右翼部队撤离了普里伏尔加斯克农场。”十五师原来就布署在学员团的旁边，由于它的撤退，傍晚在同六十四集团军接合的地方就出现了德军坦克，学员们陷入包围。

全团官兵岿然不动。“包围”一词使某些人惊慌失措的时候已经过去。学员们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继续战斗。两天后弹尽粮绝，傍晚没有送上饭来。和集团军司令部的通信联络已经中断。德军坦克突破了她的连队的阵地，切断了这个连和团部的联系。最后一挺机枪也不响了。克拉娃冲到排长跟前问：“巴兰诺夫，为什么不射击？”“卡壳了，”他喊道。克拉娃刚想朝机枪跑去，突然右

腿受伤，摔倒在地。德军坦克在战壕上横冲直撞，如履平地。但可怕的不是坦克，而是坦克后面的冲锋枪手。在深壕里可以躲开坦克。因为坦克兵看不见眼皮底下的东西，他们是“远视眼”。而那些冲锋枪手却不然，他们一面用冲锋枪四处乱扫，一面往战壕里跳。克拉娃侧身躺着，开始向敌人回击。但是一梭子弹又打中了她的左腿。

随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她记得清清楚楚，巨细无遗。她解开军装上衣的口袋，掏出连队党团员名单和自己的党证，让巴兰诺夫把这些文件埋好。冲锋枪手越来越近。战壕拐弯的地方已隐约可见敌人的钢盔了。一阵零落的点射和紧密的连射，又一阵点射和连射。德国人讲话的声音越来越清楚了。冲锋枪手已在战壕顶上和胸墙上奔跑。

克拉娃请求巴兰诺夫给她一枪。她害怕：做法西斯的俘虏——她认为没有比这再可怕的了。

“别说蠢话，”巴兰诺夫说。“这我办不到。”他感到维洛尔逼视的目光，便又大声嚷道：“这我办不到！你听见了吗？办不到！也许咱们还能冲出去！”

他撕去维洛尔袖子上的红星——这是政工人员的标志。

“万一被俘，你就说是护士。”

旁边还有个副排长。他俩不停地射击，都不肯把她扔下不管。

……几个德国兵从塹壕拐弯的地方窜过来，直逼眼前，一拥而上……

在我们战士生活中，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隐忧：怕当法西斯的俘虏。这是所有战争恐怖中最令人痛苦的恐怖。负伤，甚至阵亡都不象当俘虏那么可怕。“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西班牙革命者的这个口号在我们战争年代变成了一条严峻的戒律：“宁死不当俘虏。”死，的确比较容易。但我们也知道，战争往往会设下种种陷阱，即使最勇敢的人碰上它也难逃劫运。我们明白这种危险，这是最可怕的威胁，是侮辱，又是羞耻……

时至今日，克拉芙吉娅·杰尼索夫娜讲到她一生中这段遭遇时仍然语多辩白，生怕别人有所怀疑。我理解其中原由，凡是战争头几年当过兵的人对她这种心情大都深有体会。我心中暗自揣摩着她这段遭遇。

战争爆发后的头一个月，有个白发苍苍的军需官的形象使我终身难忘。他坐在树林里一个树墩上，无力再进入密林摆脱步步进逼的德军，却又不愿接受我们的帮助。于是他掏出手枪，等我们一离开，便自杀了。他开枪时镇静自若，保持